

固山贝子平定三郡纪略

周声烜 周兆霖

制固山贝子福喇塔碑文

惟稽占选建，懿亲作屏，王室罔不在外以著成劳。故鲁公誓于淮徐，召穆师于江汉，咸书典策，足纪功宗。尔福喇塔乃辅国公偏俄之子，念系宗室，俾仍父封；嗣加特恩，超列贝子。属闽越未靖，师旅徂征，简佐戎行，克扬我武。电扫鲸鲵之众，风行驺骆之余。乃礼未举于劳远，躬遽捐于尽瘁。朕惟生勤王事，殁有宠章，矧于宗室之贤，尤切荣哀之谊。爰旌殊绩以易厥名，特赐谥曰“惠猷”。于戏！惟慈爱有除残之美，唯睿哲有制胜之能。往勒贞珉，光予属籍。

宁海将军谥惠猷固山贝子功德碑

盖闻元老壮猷，方叔建维城之略；宗邦作誓，鲁公整淮水之师。故纬武经文，更有碑沉水底；而轻裘缓带，定知泪洒山头。非徒幕府功成，宣之铙吹；太常沦定，铸以鼎钟也。我（皇）清宁海将军谥惠猷固山贝子宗室福公殿下，玉牒仙源，金枝帝胄。钟白山绿水之间气，混漾银潢；受彤弓旅矢之荣封，辉煌宝册。弦开似月，必逢贯虱以称奇；剑淬成花，恒为刳犀而耀彩。

乃者八闽有耿逆之变，两浙受殃及之危。奸将潜通，妄营窜鼠；群阴肆狡，谬效连鸡。蔓恐难图，波将（潜）及。南天关隘，已破瓯、闽；全浙藩篱，竟侵台、处。倏王师之直下，俄宗子之遄征。躬在行间，厄诸境上。保赤城而却敌，已歼宋万于军中；追绿嶂而燿师，复击杨么于水涘。移军温郡，民欣时雨之来苏；（奏）捷上塘，贼苦迅雷之难掩。由是随山而得路，复连筏以渡江。岭号太平，遂驻西山壁垒；寺名护国，应为东道祇林。秉钺以指挥，龙户（共）蛟门并壮；登坛而号令，江氛（与）岭袪全消。斩将搴旗，背水而鸛鹅俱阵；追奔逐北，通宵则草木皆兵。固已三军黑虎，无不壮其猷；而一队虫沙，自此惊落胆矣。遂使闽、浙全收，括、瓯再造。新花细草，兵气为日月之光；剩水残山，故垒护风云之色。

盖力支大厦，总天家之筹画居多；手障狂澜，实阃外之勤劳最著也。虽廷议已加隆典，国史亦著崇勋。但身沐深恩，浅曲[南]溟而卑华岳；目[心]亲伟伐，仰北斗以拜福星。风土讴吟，徒成稗史；月明啸咏，久仰山头。昔年辛苦之乡，魂应恋此；是日兜率之宇，神之格恩。既蒙灵位之重新，应得丰功之载纪。金呈上请，勒石垂芳。才等承乏名都，瞻依盛烈。耳闻目睹，久传故老之言；心铭口碑，难逆輿情之请。于今为烈，则当时之功业实属非常；历久弥彰，而此日之表扬正以传信。因即金同之公论，镌为不朽之贞珉。庶勋猷与日月争光，俎豆与山河俱永矣。

时乾隆岁在庚申孟秋之吉，浙江温州镇总兵官黄有才、浙江分巡温处道副使吴士端、温州府知府杨士鉴、永嘉县知县何树萼、温州府学教授陆汝钦、温州府属绅士陈王绶等公立，永嘉县学生员蔡宏勋书丹。

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宗室福公平定三郡纪略

康熙十三年甲寅闽变，温州僻处海隅，二月闻警，三月方知耿逆谋反，已有贼据分水关。沿海居民妇稚入城避难者不绝。巡道陈公丹赤、知县马公璿谕各里正，于城上垛口设立挨牌一面，猛棍十条，限十日完备，以防贼寇。

四月，平阳游击司定猷招贼过海，缚总兵蔡朝佐以献，城陷。伪都督曾养性、吴长春、伪将军朱飞熊等盘踞平阳，即发兵攻瑞安。城守吴三畏坚守不屈，大小十余战，屡请救兵，无应。温镇祖宏勋有家人高姓者，人称“割稻高”，结盟数十人，潜与贼通。寄书与贼云：“郡城既已归顺，取瑞安易如反掌。何不渡飞云江，逾桐岭，进屯西山？”贼遂依议。宏勋素知游击魏万侯忠直，五月二十八日，知众贼俱已过岭，故（假）遣万侯与副将杨春芳迎敌。万侯至慈湖，与其子栋俱战没；春芳闻万侯死，退归郡城；贼遂进屯西山。

宏勋潜图异谋，六月朔，集文武官于大观亭，诸悍卒悉露刃曰：“今日议军机大事，不许带人上山！”巡道陈知有变，抗声指一人曰：“此是我所亲信者，随我上山！”各步行至亭序坐。宏勋指西山贼营，谓陈道曰：“敌兵甚盛，有何高策？”陈应曰：“贼兵临城，非战则守，目下战为上策。”割稻高遽拔刃刺之，跟役亦被害。马知县大骂曰：“这就反了！”高亦刺杀之。高自刺陈道后，忽仆地，身如捆绑，口叫“陈大老爷饶命”而死。时宏勋迎贼进城，劫库取粮。马公侄颖姿、家人张亦宝俱死之，子逸姿尚幼，家人抱出，适遇乐清诸生李谦受，即托于受，受复托永嘉诸生潘赓抱养。此二人皆马公门生也。

时阖城惊惧，哭声相接，惟恐屠城。俄（而）贼众四出安民，传谕居民剪辮，照常开店，空店则暂借兵丁居住。伪都督曾养性住南门外蟾湖林家，以防不测。三日后方进城，颁发伪示，号令百姓。加宏勋为安远将军，以平阳副将李宫墙改授参政，兼理督学事。又命贼党吴旗鼓在郡城关帝庙征比钱粮。除正额外，派富户饷银自数十两至百两、千两，饷（交）多者许给伪札。征比时，鞭捶乱下，痛哭之声遍闻里巷。时贼众甚多，恐粮饷不给，又追比民家铜器，毁寺观铜钟，开伪局铸钱，号“裕民通宝”：小钱作一分、二分，中钱作一钱、五钱，大钱作一两，散给各贼使用。又铸大炮，俱铸曾养性姓名于上，今七门城上犹存可验。又制连环木马，以防马冲。又将竹尾晒乾，制造火箭，以备烧寨。聚众十万。

八月，遣吴长春、朱飞熊攻乐清县，城守苏木代死之。长春、飞熊攻黄岩

、台州。曾养性自守温郡，粮饷粗足，经数月，黄岩、台州俱无捷音。贼聚议：以处州系温州上流，已有郑上朝、连登云等守住，是上流不足畏也；东界海，南通闽，是东南不足畏也；惟西山逼近温城，幸北隔大江，大兵亦难飞渡，是西北不足畏也；定议于春间提众赴黄岩助战。加宏勋为定东伯，擢孙可德等为亲军都尉，协守郡邑。

十四年乙卯春，交战数次，不能取胜；至夏炎热，又不敢攻，旷日持久，饷复不敷。贼设计悬示，假称郡城有富户数千人助饷，不日即到。遂发插羽文书到温郡交伪道李公墙，照依火牌上姓名数十人连夜押解军前问话。当时，被解之家不知何事，意度必死。及到贼寨，养性大开营门，亲自迎接。云：“诸位饷银已交，决无再征之理。但目下饷已匮乏，有‘乐输簿’一本，多寡悉听填写。”填毕，设席款待，众始辞退。即传贼众会议攻城，许城破日，将民间财物分赏三军，贼皆乐从。

八月初旬，朱飞熊请从水路带兵攻台州，吴长春请从陆路带兵攻黄岩，曾养性从后助战，自谓必胜。时康亲王奉命带领旗兵讨逆，至杭州，与贝子分路征剿。王由衢州救闽，贝子救护温、台。自钱塘江飞渡绍兴进发，一路转战而前，遂斩伪都督吴长春于黄岩，伪将军朱飞熊水战中弹死。贝子乘胜连复数县。八月初八日，曾养性从水路逃回温州，获江心寺僧体印夹带杨春芳书一封，即将春芳及万侯次子桂并体印磔于市。贼兵从陆路奔逃，贝子统兵追蹙，于十九日乘胜复乐清。用温州府学生员夏声字君周为向导，发兵从楠溪沿山至青田，渡江抵温。贼由上塘抵御，贝子预于绿嶂地方之宝胜寺伏甲以待。九月初三日，大兵佯退至绿嶂，贼尾追中伏截杀，贼首尾不相顾，溺死及杀伤者无算，贼势大溃。

养性闻报，急于西关、南门城外掘濠河，拆民房，造木城、石城，为久守计。大兵乃由上塘、楠溪间道而行，道路崎岖，贝子亲自牵马步行，值风雨骤至，帐房未到，与士卒同在雨中相为劳苦。遂发兵攻取青田，越和岭至威宁滩，编籰为欲渡之势。处州石帆、杨梅岗等贼望风俱逃。时贼船自郡江至青田港，鳞次栉比。贝子令乔千总带领甲士数百，在下冯山鸣鼓摇旗，作安营之状。贼瞭望，以为不复进兵，而大兵已潜由溪口过平堰滩，从白溪一路逾天长岭，直至郡西山，屯营于君子峰上。前军屯札万丈平山，贝子常到此，直登山巅，相度形势，视郡城陈如指掌。即令各旗安营，日用大炮攻城。贼兵惊扰，被伤者众。

时当十月，晚禾大熟，百姓逃匿深山，无人收割。贝子即命夏声往谕，里民逃匿者相继出。夏声复用永嘉生员林文纶、周声煜、侯醇等助理，分劝百姓收割，并令往营盘贸易，因此往来日多。半月余，瓯浦岭北面盖造店屋，自岭

平至观音堂，商贾俱集。贝子每日遣人巡视，如有强买者以军法从事，众皆悦服。贼侦知夏声计划，密遣细作捕捉，夏声多方躬避，且幸各百姓保护，仅得身免。

大兵屯驻日久，贝子正图进兵，詎贼于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十七夜，将所制火箭分与各贼，于西山相近之暘岙、净屿寺诸山下埋伏，于二更时分潜师出三角门，水陆齐犯吾师，投火烧着各处营盘。贝子即授兵于夸兰大、舟毋布、陈世凯等出战，用大炮打沉贼船，死伤甚众。山上火光冲天，黑夜如昼。贝子登高瞭望，见贼掠夺各营所有，就用诱敌，令被烧下营移踞上营，谨守要隘，各整鞍马，饱食候令。逾时天明，传令兵马齐出。贝子亲督大军下山杀贼，贼兵因无队伍，大败，尸横遍野。追至将军桥、灰桥等处，扼其归路，贼不能过，尽堕水中，水为不流，斩首二万余，活擒贼将无数。吴旗鼓全家俱没，曾养性坠马，浮水逃入郡城，坚守不出。贝子因下令收军。命造册，上军前叙功。所获甲冑器械，铺设山头，以示威武。衣服等物，分赏绿旗。

数日后，贝子亲临护国寺，过垅（至）芝紫峰，见将军桥、新桥、姑娘庄一带大河内尸首填溢，不觉流泪。语诸将曰：“此等皆朝廷赤子。我奉命救民，今杀伤在此，能不心惨？”至护国寺坐定，贝子曰：“我一路想来，终觉不忍。诸尸首作何处置？”时随征总兵陈世凯、巡道姚启圣、知府王国泰、知县郑廷俊在旁，领一老人徐应龙来见，云：“此人收拾骸骨，已有数百。”贝子即发赏一封，谓老人曰：“做此好事，必须择人助理，事成后，当请给官职。”复谓诸将曰：“贼今退入城中，心胆俱裂，城池唾手可破。但温州百姓久遭荼毒，当体皇上好生之心，不得妄杀，以伤天和。”众皆曰：“此王之阴功，瓯民之大幸也”。

至五月，天气炎热，不能进兵，贝子欲撤兵暂回处州休养，秋凉再举。适康亲王咨请会闽征剿，但营内有大小炮三四十位，押解甚难，贝子悉心筹画，命逐队运炮，陆续启行。每队设谍报一人，以便前后策应。大队至天长岭，贼聚于毛垵坡对面山，我师以伏兵破之。行近灵福，贼又于袋头山拦截，贝子遂向灵福、西州安营。次日，谍报贼船满港，势甚猖獗。继知养性自大败后，兵已十去八九，此处贼船皆自瑞安、平阳调到。诸将请战，贝子曰：“为将之道，必动出万全，方能取胜。贼所持[恃]者惟炮，今吾师于高处安营，已可无虑；稍迟数日，伺其隙而攻之，庶几有济。”时大炮已过三十余位，九位尚在横山、五凤楼山麓。贝子因令各队选取壮丁，于夜静时潜运大炮至五凤楼山，安山腰者四，安山脚者五。天微明，各炮齐放，贼船不及逃避，时潮正长，复退不去，连放炮数次，船皆粉碎。我兵疾趋港口攻击，杀伤无数，尸首随潮蔽港而下，盖比西山之战尤烈云。

贝子因士卒辛苦，休养数日。从平堰过滩，六月下旬才至处州，驻节城内。探知养性自袋头山再败后，上下离心，威令不行，众贼四散，养性独守孤城，已有归顺之意。百姓盼望大兵速至，以解倒悬。

贝子遂于八月十八日自处州进发，从温镇陈世凯之议，先攻石塘岭，即遣陈世凯进兵，自率步骑继发。二更至双岭张村门，伐木取路，五鼓已抵贼营，贼猝不及备，各相奔命。大兵连破九寨，遂过石塘。贼众复聚，贝子亲督指挥，追奔逐北，至岭下，乘势渡河，奋勇追击，烧贼营七，破贼栅二十八，斩获不可胜计。伪都督连登云等窜去，遂复云和等县，而温、台、处三郡遗孽尽灭。由龙泉振旅入闽，耿逆惊惧投首，养性在瓯闻报，亦剃发归顺，十月朔回闽。及滇、闽平，以反叛伏诛。

是役也，总兵陈世凯、巡道姚启圣、知府王国泰、知县郑廷俊等，转饷筹兵，抚恤流离，至是始入城理事。复于西山造普同塔二，仍着徐应龙收埋骸骨，此皆遵贝子之命也。瓯人士始议建地藏王庵一所，并供奉贝子禄位，因庙宇湫隘，以护国寺曾经贝子驻兵，山谷幽静，遂建祠供奉焉。

声烜于康熙十四年乙卯八月寓居十七都内亲潘澜生家。九月，大兵经过，适遇正蓝旗武子阿玛挈之同行。十五年五月，一路随征，六月至处州，七月，烜因染病遣归故里。当日抚剿之事，皆亲见亲闻，谨录始末以见贝子之勘乱削平，奠我东瓯，其威武仁慈有如此。温州府学生员周声烜（记昆本“记”后有“乾隆初年，制台德公按瓯，查问平定耿逆事实，鲜有知之者。先生以此册进，大加奖赏，复旌以额曰：‘海邦文献’。今即其旧稿，付之剞劂，以便刷印流传云尔。昆山书院识”。）

后记

《平定耿逆事略》，七世祖慕峰公所手记也。按《家谱》，公讳声烜，府学生员。康熙十三年，温、台、处三郡遭闽藩之变，固山贝子福公平定之。公时年未冠，辄命笔纪其事。乾隆五年庚申，总督简亲王德公阅兵至瓯，索其先祖贝子平定事迹，时观察吴公、郡侯金公即以是卷进，制府大喜，称为良史才，聘以金帛，改容接见。公时年已八十，即手书“海邦文献”字额及“斑衣拜舞添耆寿；鸠杖从容乐暮年”楹联赠之。又按《事略》，公于康熙十四年乙卯八月，寓居十七都内亲潘澜生家；九月大兵经过，适遇正蓝旗武子阿玛挈之同行，十五年五月至七月一路随征。当日剿抚之事皆亲见亲闻，则是编诚为实录也。初刊于乾隆六年，再刊于道光四年，板近已无存。霖恐久而印本渐亡，先人纪载之迹既归销没，贝子之功烈遂无以流传于世，故重为镌刻，以垂诸不朽云。

道光二十六年四月，十三世孙兆霖谨识。